

# 民俗學

第三十八期

## 目錄

### 插圖：

昆明西鄉白夷「白毛」李森先生及其夫人的相

昆明南鄉西庄鄉的「白毛」畢進仙先生

### 研究：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清 水

### 材料：

海壇島產有水仙花……………翁國樑

張遺選……………許也終

得天財（紹興的民間故事）……………葉鏡銘

人鬼雜處的地方（紹興民間傳說）……………

……………葉鏡銘

從母親懷裏聽到的幾個怪鬼……………李次民

馬桑長不高……………徐 勻

爹爹苦（鳥的故事）……………屠介如

兩兄弟（民間趣事）……………清 水

瓊崖歌謠——十二時的兩種……………黃有賜

瓊崖童歌二首……………黃有賜

淮安農謠……………葉德均

### 通訊：

關於命名的信仰……………黃有賜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鍾敬文



一九二九年十月廿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本刊第八十四期目錄預告

## 擷圖：

雲南昆明南鄉大耳村「子君」人的初等小學員生

雲南昆明大板橋「散民」族的初等小學員生

## 評論：

關於民俗的平常話

淘龍王的女兒……………羅香林

## 研究：

輯巴歌雜記之五……………于飛

## 材料：

手巾詩與思妻歌……………招勉之

文昌林世卓的故事……………林獻滄

宋湘故事再補……………張靈瑞

出米寺……………張靈瑞

犬與稻——民間傳說之二……………徐勻

關於一個奇怪少年的傳說（通行江蘇興化）……………陳士彥

富陽歌謠……………葉鏡銘

淮安地名謎……………葉德均

## 通訊：

關於歇後語與歌謠的研究……………于飛



昆明南鄉西庄鄉的「白毛」畢進仙先生



昆明西鄉白夷「白毛」李森先生及其夫人的相

##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

清 水

「命名」這個問題，在人間是再重要也沒有的。「人」不能無「名」；夫人而知之，「人」而須「名」，則對於「命名」，當然要鄭重其事了。因之，便發生許多問題，而有不少迷信的色彩在；倒是研究民俗學的人們所不可忽視的。

人名：有乳名，正名，字名，別號，綽號，……之分。而文士與村夫牧子的命名：亦微有不同。文士，縉紳，武人的命名，多取其意義的很好，字眼的圓成，字音的響亮，而迷信的成分，則很少很少。村夫的命名，則多半以命主的缺乏金，木，水，火，土而命的；以為非如此，命主將受疾病死亡的災害。命名之權，也多操之術士，巫覡，龜卜的人們，說怎樣便怎樣，很少敢反對的。梨樹，石，水，橋，月，路……的來由，強半為此。綽號，是人們憑着智慧以對方的言語，行動，身體，強弱，…而命的，在鄉村中，普通的人必有一綽號，肖妙非常，至人們舍其乳名，正名，字名，別號而呼其綽號。文士，縉紳，商人，財主，大腹賈，學生，教員，亦有一綽號，當面雖沒人敢直呼，但背地裡，却是說他的綽號的多。綽號，俗謂「花名」，又謂之「野名」，就是廣州日報的社會趣聞中或敘述到強盜時，亦每有直書綽號的



民俗 第八十三期

。去年江紹原先生曾要我蒐集翁原的續號，因事未遂，殊引以為歎。

「命名」是「名之研究」的一個小問題，為着江紹原先生對之有趣，曾於民俗，周刊，文學週報上說過三四次，雖是雞零狗碎，也是很有意思的。現從韶州府誌中抄下些人名，再來談談「命名」的話，各位其許我麼？——雖然，間也要說到其他，但大抵總是以命名為題的。

下面所引用的「人名」，多是因殺賊而犧牲底勇士的「名」，故粗俗至極。據我看來，這是民俗中的重要材料，以之談命名的迷信及其他，當是可能的事。

還有，乳源的人名，因府誌上不大多，不能多多抄上，致令命題不對，頗覺不安。但這什麼辦法呀！

來了，現在就爽快的給你們舉些人名在下面吧：

1. 我曾說，民衆們的命名中，很多是契石的，現在府誌中也找到幾個有「石」字的人名：劉石盛（曲江）；林石養，朱石養，彭石祖（樂昌）；劉石生，周石福，黃石南，黃石興，黃石慶，張萬石（仁化）；巫石保（翁源）；巫石養，劉石養，李石保，陳石生，成石麟，唐石祐，唐東石，何石橋，李石賜，朱石養，賴阿石（英德）等廿一名。「石養」凡五見，「石保」「石祐」都有，這不是一望而知其為曾經過「契石」後的名麼？

##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

2. 觀音菩薩在民間的力極大，崇奉者極多，婦女們尤其是絕對的崇拜，婦人吃「觀音齋」與在觀音誕舉行集會紀念，是個佐証。以故人們兒時多有「契觀音」的。在府誌中，也有「觀」什麼的人名，我想也許是曾契觀音的例子：蕭觀潤，蕭觀福，楊觀養，徐觀福，劉觀耆（曲江）；謝觀北（仁化）；陳觀順（翁源）；黃觀壽，劉觀養，鄧觀球，張觀壽，李觀盛，張觀柱，張觀福，郭觀保（英德）。

「觀養」，「觀福」，「觀保」，「觀順」的名，在現在還是很普通，曾契過觀音的，大抵也是這樣命名的。今昔比對，益覺上面斷語的非謬。

3. 佛在中國的勢力更大，無地無佛寺，人們不到之處，佛寺每每在焉，天下名勝寺居多，今昔的人，每有同樣的感想。求福，求晴雨，歷災，打醮，賽會，……率皆用和尚的多。死人叫和尚念經超度，更是人盡皆同。就是閒時，也多到佛寺去進香的。婦女無子時，更多到佛寺去叩求的，雖至冷清清的睡佛堂，受淫僧的術弄污身，還不知到覺悟。倖幸求舉子，則滿月的命乳名，多有叫做「佛求」，「佛保」，「佛養」以示謝意而資紀念。孩兒有疾病，日久不愈時，亦每多去求佛爺保祐，并更改其名爲佛什麼的。府誌中，亦有許多帶着「佛」字的人名，想亦曾經「契佛」或爲求佛而後舉子所致：張佛盛，何佛善，葉佛求（曲江）；賴佛求

(翁源)，……。

4. 向一切的神壇廟宇以及當天叩奉，統謂之牽神。由求神而舉子，或將孩子托與神人保佑的，其乳名，多為「神」什麼的。像這樣的人名，府誌也是很多。如：劉神富（曲江）；劉神福（樂昌）；黃神孫，李神妹（仁化）；張神茂，張神隆（翁源）；張神錫，謝神送，張神澤，黃神恩，張神秀，郭神保（英德）等是。

「神恩」，「神保」，「神錫」，「神福」，的人名，在這裡極其多，當可以府誌中所列諸名互為引証。

5. 嬰兒一出世便「契橋」的也有；日後染病，才去「契橋」，以祈禳壓的也有。曾經「契橋」的嬰兒，其名則為「橋」什麼以資識別。一詞嬰兒同時「契橋」，「契石」兼「契橋」的亦有。名字多了，有時率皆呼其原名或任一條名。長大時，連自己也忘記曾契過什麼了。府誌中人名，有「橋」字的，如下：蘇橋仔，徐士橋，黃橋文（樂昌）；林橋石，李橋林（仁化）；張橋保（英德）；金橋（曲江）。

6. 大樹身上，每有貼着紅帖，大書：「橋成」，「橋銘」，「橋養」，「……」，的，這是嬰兒「契樹」時所貼的。「契樹」要大樹，意取穩固也。「契樹」時要燒香燭，要燃串炮；要以三牲茶酒或豆付糝子來供奉。這是把無生命的樹，當作如神人有生命，能力



，能言語般的看待了。府誌中，名帶「樹」字的，有下列：  
黃樹基，（樂昌）；張亞樹（英德），……諸人。

7. 冥冥的蒼天，更是神奇渺茫的能監察人，禍福人。講到發財富貴，說是「富貴在天」。講到惡人的死亡，說是「天誅」。講到憑白得金錢，說是「天財」。與人爭執時，對「天」發誓。失物詛咒盜者時，說「有天」，「天有眼，……」。生了兒子時，說是「靠天」。對人問雙親康健時，說「托天祐賴，……」。以至一切事情，都歸之於「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底諺語所以普遍到了極點，便即爲此。是以「天」無人不畏，無人不敬。生了兒子命名爲「天」什麼，對「天」默禱以要庇祐，是當然的。這種帶有迷信成分的人名，「府誌」中多着呢。順舉些以實吾言：陶天祐，林天才，林天有（曲江）；譚天助，鄧天羽（樂昌）；何由天，巫天助（翁源）；張天錫，李天惠，郭天壽，李天繼，郭天純，李天澤，鄧天威，易天祐（英德）。

8. 在初民看來，「萬物精靈論」(Animism)，是可以成立的。故以爲世界上的一切東西，都是有生命，有靈魂，一如動物的能夠行動和說話。有時，且以不能解釋的萬物爲有能力，法術，冥冥之中能夠禍福我們人類。封山祭水的緣起，多半爲此。祭天拜地，也是爲此。就是人們之所以契樹，石，路，也不外爲此。依同理，則人們所以命名爲「水」什的，未自不是由「契水」或崇拜「水」

民俗 第八十三期

而來，——雖然這樣的風俗，現尚未發見。府誌中的人名，帶有「水」字的，有幾個，權且抄下來用作證據：何阿水（英德）；蕭水華（曲江）；李水哥（樂昌）。（水有水神，人們如何不怕？）

9. 「契月」之說，在許久許久以前，或許是有的。府誌中的人名，有些帶到「月」字的，或許就是「契月」命名徵徵：劉月桂（仁化）；丘月保（英德）。

10. 府誌中的人名，有以「日」字來命名的，不知是爲的崇拜太陽抑或古昔有「契日」之風俗。至太陽在民間的勢力的浩大，每至與月光連成一塊的造出無數美麗的神話來，那更是誰都知道的：巫日靈，李日謙，羅日新，李日聚（英德）；張日輝，張日然（翁源）；劉日材，劉日柱（仁化）；劉日聰（曲江）；陳日鸞（乳源）。

11. 英德縣的人，有梁井保，李井保其人，味其名，或許古昔英德有「契井」或求井的風俗。蓋世俗以爲井有井神，過年且有安貼對聯的，其崇奉，有如此者。又世俗掘井時，須在土面燒香燭，奉以三牲，然後發掘，其慎重如此。掘成時，須酬井，沉金銀財寶於井中才開始汲水。井已有神而爲人們所尊敬，則嬰孩命名爲「井保」，以祈得牠的保祐，快長快大，不也是應該的麼？

對聯從新，有井神，水神，痘神，灶神，……的對聯，亦可

##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

作本文有力的證據。)

12. 田頭伯公，有的叫做「社壇」，簡稱做某某「社」的更多。老百姓們，以農為業，只要年豐，什麼都可以不管。而奉供社壇以祈歲有，更是現成的，每歲如此。「做社」，固然是該奉「社」，就是過節，過年，也要以三牲，茶，酒，香，燭去供奉。有的姓一個社，有的數姓共一個社。有的社，不獨管理豐，歉，而且管理人口的安寧，牲畜的旺盛。時年不好，久旱久雨，固然去社下求助，就是人們染疾，牲畜患瘟，也多半去社下祈禱，藉資禳壓。鄉俗有「安社龍」之舉，便只為此。孩子彌月時，亦有寫張名去社壇上糊貼的。社與老百姓們的關係如此其密切，則府誌所載英德有黎社保，鄧社壽，張社養其人，殆可證明其中至少有些求神庇祐的迷信色彩在也。至如是否有「契社」之俗，則尚不可必。

13. 灶神在人家，很是崇奉，安在廚房中，每食先嘗。初一十五，均受香烟的供奉，年節更是不用說。灶神滿天下，一家一個，比戶如此，司人間禍福，如果牠年尾上天上去亂奏時，動了玉皇大帝的怒，那可要災禍臨頭了。人們之所以崇奉，虔謹供奉，便有賄使為祖之意。因是家居的神，故鄉俗有少數的人家於灶神傍邊，貼上嬰兒之名的。是否有「契灶」之俗，雖未可必，其欲藉此庇祐嬰孩的長大，殆可不言而喻。閱府誌見所載英德有郭

灶養者，此殆可以証明這俗之已古了。

14. 鄉俗呼名時有省其名之一字，加上一個「苟」（其實當作「狗」）字的。亦有直捷地命名爲什麼「苟」的。我疑這或許是原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拜物風俗的遺留，——雖然，現在命名爲什麼「苟」，呼爲什麼「苟」，已無拜物的意思，而是隨便道出來想出來的。翻閱府誌，如斯的人名，亦復不少，如：王苟仔，鄧苟苟，李閩苟（樂昌）；李細苟，劉五苟（仁化）；黃二苟；張亞苟，蕭苟（英德）；是也。這樣的人名，現在還是多着哩。最著名的，如日前北江最著名的匪首，黃細苟，張細苟，就是這樣命名的。

15. 府誌中有朱牛頭（仁化），張亞牛（英德），不知是村夫的正名，抑或綽號，或者是呼名時把他叫成如此的。鄉俗每呼大漢爲「蠻牛」，「老牛」，狡黠的少年爲「生教頭（牛）」，「花額牛」，「……」，倒把他的正名忘記了。有無正名叫做什麼「牛」的，却不得而知。

16. 鄉俗，自外族抱來的孩子，有叫爲「來苟」的。現查府誌樂昌有鄧來娣一人，想是與翁源同一情景也。不獨男子自外來，便叫做「來苟」，「來娣」，就是自外邊買來的婢女，亦多命名爲「來娣」，「來妹」，「來嬌」，「來福」，「……」。以此例彼，其用意蓋可知已。

##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

17. 鄉俗有將男孩命名爲「有妹」，「水妹」，「紹妹」，「周妹」，「觀妹」，「佛妹」，「洪妹」，「新妹」，「永妹」，「三妹」，……的。這把女孩的名移來加在男子的身上了。窺其用意，大抵爲把男孩當作女孩養育，呼喊時，較易於成長。若不把他賤視若女子，則每疾病叢成，很難長大。這是鄉俗的迷信，很難打破的。「府誌」中亦有名爲什麼的「妹」的，可知韶郡各處，異地皆同吧。

人名抄引如下：

劉雙妹，廖元妹，張四妹（樂昌）；張三妹，廖曹妹，黃新妹，張潤妹，盧亞妹（英德）。

8. 府誌中載樂昌有張賤奴，劉連奴，謝初奴三人名，追求其用意，或即如 17 節所云，因俗有賤視男孩，則較易於養育，故每把男孩的名命以女兒或奴婢僕役之名，以祈快長快大。翁俗尤甚：生了男孩，說是女孩，瞞着衆人，至滿月時方以實告。呼男孩爲女兒，「妹子」，「妹妹」之聲，不絕於口。命名或呼名（或簡直不命名而呼名）爲「亞毛古」（友人沈介山與妻舅何水的兒子的名，是如此。），「羅神頭」，「討食頭」。這些都可與樂昌的人名互爲發明。

19. 府誌所載，英德有雷阿察，蕭阿嵩，何亞炳，吳阿齊，何亞水，每人的名，都貫上一個「阿」字，村夫的名字，每是如此的。這無他，「阿」字，是最常稱的故也。翁源的人名，亦多有

民俗 第八十三期

叫做「阿」俗作「亞」什麼的，如：亞兆，亞保，亞佛，亞桃，亞貴，亞章，亞讓……不一而足。亦有名本無「亞」字，鄉俗呼名時，硬加上去的，更是數見不鮮。又如弄耍戲的化酒肉時，不是開口閉口的說張亞三，李亞四麼？若由此深究，則命名為「阿」什麼，呼名為「阿」什麼，他處亦復如是，固不獨韶郡爲然也。

20. 此間以前的人們，慣以排行來命名，如蔡老五，陳老七是已。就是以前各姓戶的老祖宗，叫做「念一郎」，「念二郎」，「第一郎」，「第二郎」，「清五郎」，……恐亦是照着排行稱下去的。上節所據「張亞三」，「李亞四」的人名，移用這處，尤爲適當。從府誌上看起來，各縣亦有如斯的人名，由此看來，才知以排行命名，是韶郡各屬異地相同的習俗：

A. 樂昌的，有：張四妹，扶九福。

B. 仁化的，有：劉五苟。

C. 英德的，更多，如：陳阿二，羅阿三，黃阿三，伍阿四，黃阿五，張亞六，郭亞七，郭亞八，黃二苟，黃阿十，張三妹。

D. 曲江的，有：劉三桂。

「一」至「十」都有人命名，是則把數目字都用完了。「十」以後，有沒有人用來命名呢，文獻未足，調查未周，可不能够知道。又如，歌仙劉三妹的命名，也可以說屬於這類的。

## 韶郡古昔的命名觀

21. 還有，人們的命名，慣命爲什麼「福」，雖無迷信的成分在，然其數量之多，很是驚人。這無他，「五福」『三多』，原是老百姓們所日夕馨香所禱祝者也。

聊舉府誌中的人名，以實吾言：

(甲)曲江的，有：張福德，蕭福榮，尹滿福，林福養，沈廷福，饒丁福。

(乙)樂昌的，有：林壬福，黃茂福，徐連福，歐龍福，黎慶福，扶九福，譚福恩。

(丙)仁化的，有：張龍福，林盛福，鄧福盛，譚長福，李福惠。

(丁)英德的，有：張觀福，華福成，張福清，黎阿福。

其他文士，武士的命名，另有取義，以其與迷信無關，故不一贅述。

府誌中所有的人名，是很少數的，依此作「韶郡古昔的命名觀」，真是大膽極了。但是在這文獻不足調查未周的時候，縱使我們有志研索，可又有什麼辦法？現雖明知此文的淺薄，但感於有寫這文的必要，故聊以土著資格，用府誌爲根據，以鄉俗推勘出來，向大家報告一點零碎的消息而已，固不足以云研究也。至於親自去調查，雖有此志，惟時間經濟，均不許我；身體的孱弱，精神的頹喪，更足以證明長途旅行的不可能。無已，惟有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恭祝有志于此的學者去走一遭，趕快的把調查所得，寫篇完善的  
大作以飽吾眼福哩。

如果時間許我時，過幾天頗想以縣誌為根據，寫篇「翁源古  
昔的命名觀」來湊趣。那時，將並及於文士，武士的命名，以  
補本文的不逮。一俟「翁源古昔的命名觀」都發表後，將彙集我在  
民俗，週刊，文學週報，諸刊上所發表關於名的文字，聊作零雜  
的整理，寫篇比較完善的「名之研究」來取笑於諸位高明閱者。

一九二九，九，廿二，老祖父逝世後的第六七。

海壇島產有水仙花

## 海壇島產有水仙花

翁 國 樑

水仙花的葉似蒜，一莖數花，花白中有黃心如盞狀，俗稱金盞銀臺。

可以說看過水仙花的人，或者只有聽見的，無論誰都知道這是福建漳州的特產，爲着別的地方都沒有，移植不能繁甚。

過去的我，也很自信這說的，因爲我是住在漳州的，親眼看見過水仙花，僅僅只在南門外圓山麓一帶地方有之，別的地方都沒有。查水仙花每年運出約十餘萬元，其價值勝於稻麥。我想，如果水仙花可以移植的話，何不競種，以求多利。

今秋飄泊平潭，檢閱該縣縣志，記載產有水仙花，甚爲駭異，詢諸本地人，據云：該地水仙花出產在山谷間，是自生自萎的，向來沒有人去照顧，因爲該地人民只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並不知賞花惜月，是怎麼一回事，所以除了少數富裕的家庭以外，却很少有種花自娛的，因此街上便很少有賣花的了。

細考其原因，大概可分二種：一因這地方的風很大，花朵尙未開花，花瓣已被吹殘了；二因這地方的人民，生活很艱難，而且家庭的組織也很簡單，口腹且忙不上一飽，那有餘閒賞花呢？

可是在歲暮時節，鄉人或剪水仙花進城求售，其價甚低，

民俗 第八十三期

每束幾十莖，只售銅片一二枚；至于水仙花根（即所謂水仙花頭者）更爲賤價；只要汝青盼兩鄉人，鄉人就可以去找幾根來相賤贈了。

寫到這裏，我猶記得在兩年前，曾一度聽過蔡元培先生有這樣說：「漳州特產水仙花，收入大宗，唯近來外國人多說水仙花含有毒質，以致損失巨大，現在美國地方正在試種，聽說很有成績了。……」

綜上兩端，我們便可以知道水仙花並非漳州的特產了，考中外通史講義，「水仙花出佛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艸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脈以爲油。」

據葉國慶先生所查考：本草綱目卷十三，李時珍謂即「水仙」也。卷十四又以爲「山奈」也。中古波斯文作“Nargi”，新波斯文作“Nargis”，阿拉馬曰“Narkim”，今代英文曰“Narcissus”，水仙花也。徐祇譯自阿拉馬文也。

據上所說，水仙花乃系外洋傳入我國的，但始於何時，何地，這還是我們最應注意的一點。

海壇島接近外洋，水仙花之傳入我國應先於內陸的漳州，然而海壇百姓大半是會說「下南話」（就是漳州話）。詢之，答云海壇人民多由下南（即漳州泉州一帶地方）遷居於此的。按此水

### 海壇島產有水仙花

仙花或由漳州人遷居時帶來的罷。

這兩者都是憑我個人的理想，該縣縣志並無說及，附此聲明。

九，十，艸于平汪教育局

## 張 邈 邈

許 也 殘

在太平府城西五里路的地方，有一座很古的金柱寶塔；在這寶塔根旁，從前住有一個姓張的人家。他們原來是住在這處做田莊的；因為連遭幾個荒年，以致很足的家境，漸漸的窮困下來了。爲了仰事父母，俯畜妻子的張阿大，實在是吃苦的不得了；早晨賣菜，晚間打魚，忙得只顧得嘴，就顧不得身，每天總是蓬頭垢面，衣服骯髒；因此人家不叫他爲張阿大，都稱爲張邈邈了。

但張邈邈生性非常慈善，喜歡崇拜鬼神，所以他常膜拜當方的菩薩，祈求得點亨通大吉的命運；有一天，他爲了賣菜，就跑到太平府城裡來了；晚間就睡在城中的古廟內。他在夢中看見來了一位鬚髮銀白的神翁，向他囑咐道：「小海郎！承你焚香禱告的厚意，對於你的貧困，不得不有所援助。明天有神仙經過此地，望你清晨起來，坐在東頭浮橋上等候他們，求他們援助。他們是在太陽出山時就要經過那裡的。」張邈邈醒過來思量了一回，猶疑不決的，姑且跑到浮橋上面候着，當太陽剛出山的時分，果然有八個異俗的人過橋，張邈邈便向他們哀求道：「仙人呵！請救濟我的貧困罷！」在前行的仙人說：「請你向最後一個人求他救濟

## 張 邈 邈

罷！」張邈邈聽了這話，就一把拉了最後的一個仙人，求他救濟，而那仙人不作聲不作氣的彎倒腰向自己臭爛地癩瘡腿上，刮下一團膿滴滴地瘡皮，遞給張邈邈，並告訴他說：「這是起死回生的靈藥，請你好好服用，那你後半生就不愁貧困了！」張邈邈接到這瘡皮靈藥，憂愁似的說：「這是臭癩瘡皮，是什麼靈藥呢？」等到他回家來時，他就作瘡皮的起死回生實驗了：——他把神仙給的瘡皮，分了一塊，放在水桶的水裡，然後又把死魚放在瘡皮調和的水裡，那知死魚果然活了，在桶中游泳。因此張邈邈每天到太平城裡來收買廉價的死魚，回去將牠放在瘡皮調和的水裡弄活了；然後再把牠賣給人家，這是多麼賺錢的事啊！過時不久，他們同行的人，奇怪他的生意興盛，所以都來問他死魚變成新鮮活潑的魚的法術。張邈邈就將神仙授給他的起死回生瘡皮的事實，告訴了他們，並且將瘡皮給他們看了；他們，——同行的人，心想強分他一塊，張邈邈着急了，就一口將這瘡皮吞了下去，因此他自己也成了半仙，以後人家又稱他為「張半仙」了。

相傳金柱寶塔原來是歪的，現在之所以變正的緣故：就是因為張邈邈的住宅同歪塔是並排的，每天下午的太陽光，都被歪塔遮蔽了，所以屋邊所晒的物件，都不能晒乾。他的妻子叮嚀他想法將寶塔拉正，張邈邈應允了，便費了許多天，搓了許多次數的麻索，並向鄰家借許多牛；一夜中，就將歪塔正過來了！——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最奇怪的，他向鄰家借用牛力，並不要真正的將牛牽來使用，只要鄰家允許了借牛給他，到了正搭的那夜，各家的牛都在欄裡喘氣不迭的用力。——據說他是半仙，所以他能夠在暗中借用牛的力量。

一九二八，二，三寫於浙大。



## 得天財

——紹興的民間故事？——

葉鏡銘

某婦夫，起初家裏很苦，夫之姊，有姘夫是當朝奉。

一天，因妻將臨產，家內外應用物件，一無所有，乃至其姊處，請她設法，她就給了他一個火銃鉢頭（用黃砂燒成，冬天用以取暖者）囑他到她姘夫處當去。被當主人所見，將他呵斥，並復其姊之姘夫。無何，怏怏而歸。

後園有菜，割了挑到街上去賣，歇在一家店口，店中正丟着元寶，一隻忽落他的菜担中，他喜出望外，急兌現銀，購應用物件歸，尙缺柴，就跑去砍了一株樹，樹下金光閃閃，全是烏金，他至此真是喜極欲狂，即搬歸，寫信給他姊之姘夫驗看，認爲確係烏金，乃往當中辱罵主人道：

「你開了小小一升當，以爲不可一世，連火銃鉢頭都不能當，真是豈有此理！讓我來開吧！我開時，不但火銃鉢頭好當，就是死屍都可當。」

當主人大怒道：「那末一言爲定，我這當就讓你開，盤給別人要一千，盤給你就算一百。」

他居然拿出錢來盤了，當主人以言既出口，只好盤給他開了。

民俗 第八十三期

有一仙人變了一具棺材，盛了死屍抬往該當當質。他也准當  
• 事後開視，却變了一個金菩薩了屍！

按：這是我的鄰居吉星嫂告我的。她係紹興人，此故事當是  
流行紹興。

十八年九月八日富陽。

## 人鬼雜處的地方

——紹興民間傳說——

葉鏡銘

據說四川成都府是人鬼雜處的，那裏有一條街，去買物的，上午是人，下午則全是鬼了。因為是鬼，所以用的錢，也是冥洋之類，但在當時是分辨不出的。蓋那裏的鬼，都和人一樣，不是像這裏的鬼那樣沒有腳的。雖然如此，但那些店家有一種很好的鑑別法，是在下午放一盆水在櫃上，凡來購物，將錢放入水中，的，就知不是真錢，給予少量的貨物。

鬼既是住在那府裏，不免有許多人因為喪失了親愛的人兒，就往那裏去找尋了：

有一個老人，膝下僅有一個兒子，因欲使他容易長大，不致夭折，生下來就給他在頸項上戴了「留狗圈」。(即項圈)到了二十歲那年，他要娶親咧，他的父親以為他要娶親了，這「留狗圈」實有除去必要，於是將牠拿下了，誰知一拿下，他竟一命嗚呼了，老人痛不欲生，終於往成都府去找了。到得那條街上一家豆腐店裏，問起他的兒子來，他們告訴他曉得的，但勸他還是不要會他的好。可是老人執意要見他。於是他們叫他在店中等候，到他兒子來時，叫他先躲在櫃下，他們對他的兒子說，你的父親在找你呢！他聽了，現出很憤怒的樣子來說：他找我做甚？我被他多

民俗 第八十三期

留了許多年，本來早可來這裏了。現在還要來找我，大約是來送死，他在此嗎？他們連忙說不在這裏，他纔走了。老人至此方才不再想見他的兒子，別了他們回家去了。

又有一個孩子，因他的慈母死了，往成都府去找她去，到了那裏，沿着溪走去，見有菜葉采下來，就斷定有人住着，走着走着，果然找着他的母親，她正洗菜，見了他，兩人相抱大哭，牛頭馬面嗅着了生人氣味，趕來了；他母親就叫他快逃，總算沒有被牛頭馬面所見，真是僥倖呢！

一八，九，八，富陽。

## 從母親懷裏聽到的幾個怪鬼

李 次 民

我們讀過歷史研究法的人，莫不知道研究歷史對於傳說的重要。在這種種傳說事實當中，有因各地方風土人情言語的差異，乃轉變許多不同的前因後果。如本誌上所討論的二郎神的問題，即可以作一個很明顯的證例。此外如在各個人家鄉所有傳說的事實等，雖是為常人所不注意，而拿來作茶餘酒後的消遣，和資治與垂訓的物品，但我們能够下一番工夫把牠細細地探討起來，則就可知其源遠之長及其演變的經過，這是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現在我們既認識一切傳說的重要，故我也不揣淺陋，將幼年時所聽到印象最深刻同時回想最生恐怖的幾個怪鬼，一一列論如下，以作本篇一小部的資料。

(一)大王鬼：這個鬼身體的高大，好像一個巨人，頭大如斗，面黑而肉粗，眉直豎，眼如銅鈴，口作正方形，犬齒微露而尖，鬚鬚髮短，常戴帽，衣長袍，足穿大跟靴。當其憤怒時，常發雷霆聲如巨雷。其性只做出種種猙獰兇惡之狀而已。這是第一個怪鬼的傳說。

(二)耐晒鬼：這個鬼的變形，乃是從人死後沒有埋入泥土，而停在小屋當中，受了年久的精氣，遂變一個耐晒鬼。這鬼的身軀長約數丈，頭小面尖脚長，故能一步行三丈有奇，同時又能跨

## 民俗 第八十三期

牆越屋，這是牠的神通。還有一樣就是牠的指甲長約數尺鋒如利器，當其遇到人的時候，牙一晒，腳成「八」字形，做出兇狠的表象，使人畏服，然後以利指插入人身以便吸血，至死乃止。這是第二個怪鬼的傳說。

(三)鎖子鬼：這個鎖子鬼是最怕男人的，而好鎖死剛生下數月的小孩，其狀如小貓，細小活潑，甚機巧，目光閃閃。當牠來害嬰孩的時候，常從屋頂竄入，假作貓叫之聲，先在房中尋覓食物，完畢後即往床前鎖這瞌睡的嬰孩，同時孩子亦不作聲而死。故我們家鄉凡有患此類而死的小孩，就是以爲鎖子鬼鎖死。這是第三個怪鬼的傳說。

(四)水鬼：水鬼時常在水中生活，其狀如三四歲的小孩，蓬頭散髮，火眼金睛，髮黃長垂至膝，有兩棲之性質，夏天常在池塘溪邊樹林中遊戲(最喜打鞦韆)。以俟游泳者爲伍，牠身雖細小，但在水中有特別之能力，故可將人拖入水底，一直至浸死乃放。這是第四個怪鬼的傳說。

(五)芭蕉鬼：這種鬼是從芭蕉的變形，因爲芭蕉在我家鄉很多，所以年長日久沒有人料理，因此受了精英過久，也能化出一種鬼來。但這個鬼普通說牠爲「快樂鬼」，因爲牠長得很漂亮很都麗，真似一個活的美人。其狀面如傅粉作柳葉形，佳色窈窕，姿態翩翩；尤於在夜間看去雖趙女無其艷麗，行動則步步金蓮。常發現人跡稀少的地方，因此這種鬼有了如此美麗，倒反使許多人

### 從母親懷裏聽到的幾個怪鬼

不害怕而生愛慕之心。可見人鬼都能發生甜蜜的愛情，何況人與人呢！這是第五怪鬼的傳說。

寫到這裡不意竟把這幾個怪鬼寫完，至於其普通的因無多大價值故暫擱置不編。但是在這幾個傳說當中，雖不能見到什麼大的意義，然從其鬼性含義中，既可看出人們虛擬許多鬼來，作「垂訓」後人的資料，如大王鬼則是擬人不要做出種種猙獰狀態；水鬼則是鄉人教小孩子們不要去游泳以免種種危險。此外各鬼的描述也各有其性質；其涵意怎樣，要請諸位讀者去想索吧！

一九二九，七，十。于中國公學。



## 馬桑長不高

徐 勻

在上古，一切皆與現在不同。雀鳥和人在一起。時常唱很好聽的歌；野獸並不無故噬人；草欣欣地蔓延；花不絕地開放；沒有秋，沒有冬，世界永遠是如春或夏的美麗。同樣，那時的樹木，至少比現在要高大二百倍以上。

比現在高大二百倍的樹木，這話，並不是誇張。要是你知道桑科植物中有一種叫馬桑的植物。又知道，有一個叫「馬桑長不高」的故事時。你將會明白，這是不足為奇的。

那馬桑，如其單用一個「高」字來形容，決不夠。高到了甚麼程度，也從未有人去量過。大約比喜瑪拉亞山——那時還不知是不是叫這名字——的最高峯還要高。也未可知。總之，那馬桑的高，在某時期是確實超過了世界上一切的。因此，說它是「世界第一高樹」，是不會有語病的了。

但後來這馬桑便突然不能長高。長不高的理由：說它為「物極必反」，是可以的；說它為「衰弱」，為「退化」，也是可以的。

不過這却非最大的理由。

最大的理由，是得罪了居住在第三十三層天宮內一個叫玉皇的天帝，（據最古的傳說，當神創造了世界之後，天與地便成功了許多層。天的層數是三十三。地的層數是一十八。在天上，每

## 馬桑長不高

層有一位天尊管着神。在地下，每層也有一位閻王管着鬼。）這天帝的權柄非常大，他管着全世界的人；每層天的天尊；每層地的閻王；所以如果有甚麼觸忤了他，那是非同小可的！

神創造了世界，又創造了動、植、飛、潛。動物中有人，有獸；獸之中，就有猴子。

猴這東西，與其說是聰明，不如稱為機詐還要恰當一些。牠的狡獪，僅次於狐狸。但其中也有分寸。狐是有意的貪婪；而猴則無心的頑皮。

猴很快樂的在地上跳躍。

猴忽然想上天，牠走到一棵松面前。

「你如能再長高一點；你的身軀是可以成功一條飛龍的。」在那時，松的高，是已很驚人了。

「不，我甯願這樣。」松說：「龍的生活，似乎和我不適宜。」

「我相信，你能够再長得高；因為你的身體，是如此其強健！」這回牠問的是一株枝幹臃腫的老橡。

「尊敬的先生，我不能！」橡很抱歉的說：「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太胖。先生，胖是不能算為強健的。」

「修竹先生，你必能設法令我到天上去！」猴覺得最有希望的還在修竹。因為修竹是有「君子」的雅號，所謂君子之流，是很少見事不熱心的。

民俗 第八十三期

「很好！我願盡我的能力。」大約「人心不古」那句話，在那時是已通行。而君子之流也公然不誠實起來。當修竹長到距離天一丈遠的地方，便止住。雖然它本來還可以長得高一點。

猴失望地走開，又去請教了許多使牠不能滿意的樹木。最後，牠才懶洋洋地去問馬桑。

「大概你也不能幫助我罷？」牠幾乎連問的勇氣都沒有了。

「爲什麼？」

「因爲我已經問遍了全世界的植物，它們都不敢把頭顱伸向天空。甚至連伸到雲端裡去的勇氣也沒有！」

「那是——你被它們欺騙了！」馬桑說：「如其——」

「要你幫忙，是不是？」猴想這馬桑簡直在消遣我了。

「不然，如其是我，我將毫不爲難的領你到天上。而且，到天上頂高的一層，——三十三天。」這傻好人——馬桑——依然用極其誠懇的態度對牠說。

「好！我敢以我的尾巴來作保：你沒有那種勇氣。」

於是這奇異的契約便如此成立。

馬桑很驕傲地走上通明殿。——那裡是三十三天上的一座殿——它本想再上去一層，通明殿的銅瓦，天羅似的攔着，不能再走。於是它便昂然的樹在殿的一角；頭遙對着玉皇的御案，黃金的爐，正裊裊地噴出輕烟。

## 馬桑長不高

猴心滿意足的遊遍了底下的每層天；走過了天上的每顆星；又謁見了天上的每位神；當牠同那九曜內的那位羅猴星會晤時，便和他認了本家。

神似乎全都和善，和善到可以跳上他們肩上去玩玩。牠有時也遇着別的禽和獸，（如日宮裡的三足鳥，月窟內的玉兔，及老君的青牛之類。）在天上，是沒有什麼神與獸之分的。

最後，猴誠心的想謁見玉皇；於是牠爬上了三十三天；時間過早，玉皇還不曾出宮。

猴瞥眼見了馬桑，馬桑正倚着一根龍柱打盹。——如今它已是通明殿的鎮守者了。

「馬桑先生！」通明殿是寂寞得可怕，猴想利用這時間同它開談。

「是的，我已經到過了天上；而且，通明殿的銅瓦，是那麼……」馬桑正做夢，夢見它和地上的群樹在說天上的情形。囁語方說到這裡，以下的是說這銅瓦太可惡，不容它再走上去。正在這時就被猴喚醒了。

「是我，馬桑先生，你在說……」

「我在說你的尾巴，該屬於我了。」睡意已完全沒有，但它想戲猴一戲。

猴窘然：接着就臉紅。

民俗 第八十三期

「我尊敬的先生，這不是紅臉便可以了的事情。」馬桑仍故意的說，它裝得極像，臉上絲毫沒有笑容。

「不能，那不過——」

「那不過說來玩玩的，是不是？」

「總之……」

「總之，你應該把尾巴給我！」

我們可以推測，那時候，猴是如何惶恐。因為牠發現了敵人已伸出兩臂，做捕捉的姿勢了。

「對不起，馬桑！」猴直覺到唯有暫時逃出馬桑的視線，是一種良策。牠立刻便緣上了通明殿的屋簷，但我們知道，天上的罡風是頗不尋常，於是回頭牠又跳上了玉皇的御案。

「哈哈，跑了！」馬桑便莞爾而笑。

案上有黃金的爐，及其他為猴所不知名的東西。最觸眼的是一只白色圓形的甕。

在猴想，神是很可笑的，盛米的甕，會放在玉皇的案上來。但立刻牠心中的靈機一轉，這裡面，倒可以作暫時避難的地方。

其實，可笑之點還在猴。這白色圓形的東西，却是玉皇案上的一個水盂。——其中裝的是全世界的水。

卜~~~~通~~~~猴跳進了水盂。

「啊啲，原來有水！」像落湯鷄似的又跳出來，一隻後腳恰好

## 馬桑長不高

把水盂翻身踢倒。

水滔滔的流登了每一層地，然後才漲到最末的一層——人間。而且，還有洶湧不息之勢。

水終於湧上了通明殿。

人淹死得最多，神雖然不怕水，但却感覺得十分的不便。

據後來的史書記載，這便是我們現在時常談起的「洪水朝天」。

事情很明白，是猴闖下了這場大禍。但玉皇則以為完全是馬桑的過失，猴只把尾巴割掉，便算了事。而馬桑則得了永遠長不高的天罰。而且，又附帶的下了一道禁令：「無論何種樹木，最高程度，只能到某種限度為止。」

如果在人間，也許有人說，這處罰是判決得不公。但因這是天上，又是神之帝玉皇的意旨，所以也就無瑕可擊了。

至於水災，自然以天上消滅得最快。第一：是因了地勢高；第二：玉皇的水盂也有相當的力量。地次之。人間則足足氾濫了九年。就是那時最賢德的堯皇帝，也無可如何。後來還是一個叫禹的人，費了十三年的工夫，才慢慢地治好。過多的水，便成功了現在的海洋。那些海洋，都是從前的陸地。

於是馬桑從此便遵守了這苛刻的命運。到現在，仍如侏儒般的悄悄地發生，悄悄地死滅。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而猴也因此失去尾巴，在先是很不雅觀。但最近已無關大體，而反自詡爲一種天演的進化。比如，萬物之靈的人，在好久以前，就聲明廢除尾巴了！

最奇怪的是，馬桑與猴，仍有相當的友誼。但水却成了馬桑的世仇。所以當它的果實落在水中時，便會變爲一種很可怕的毒汁。

因此，時至今日，很便宜了不少的漁夫，他們把馬桑子，浸到水中，可以不勞而獲的得到許多魚。

十七，九，二二；於重慶。



## 爹 爹 苦

——鳥的故事——

屠 介 如

近些日心中非常煩悶，失眠症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昨天直到兩點多鐘，方始朦朧睡去。自家臥在床上，翻來復去，聽着那「夜來風雨聲」，腦海裡只有一湧一退的胡思亂想，不知不覺的竟想到了故鄉。現在正是「鄉村四月閒人少」的時候。在故鄉——諸暨——的野外，這時一望是黃的麥，綠的苗，成蔭的桑林；在田間工作着那辛勤的農夫，桑園裡出現那手攀桑條的「蠶娘」；百鳥競奏着各種的曲調；野花爭妍鬥艷，各放異香。這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圖畫呵！好個音樂的世界！但是今年這時的鄉景還是如舊嗎？蠶況怎樣呢？桑價怎樣呢？那最悲哀而我最愛聽的「爹爹苦」又啼叫沒有呢？想到這裏，竟如醉如痴的追憶到幼時在家與三弟拉着姊姊的衣襟，央她講「爹爹苦」的故事，當她和桂媽，正在飼蠶的時候。

「你們不要淘氣。等我飼好了蠶，講「爹爹苦」給你們聽，好不好？」姊姊被我們纏擾不過了，轉過臉來，含笑的，慈祥的說。

「好！好！」我和三弟跳躍着，齊聲說。

於是我們等着——看着她們飼蠶。

「你們聽聽，「爹爹苦」叫得多麼悲哀！」姊姊把蠶棚整理妥當

，洗淨了手之後，取把椅子，在一張桌子旁坐下，說。

三弟跑去，投在她的懷裡，撒嬌要她抱。我站着，叫三弟不要胡鬧，央姊姊快說。

「說下去吧，姊姊！」我着急的說。

于是姊姊撫摸着三弟的短髮，很和愛的說道：「相傳，在一個風景美麗的鄉村裏有一個很勤苦而又長得很漂亮的姑娘。她只有一個四十多歲的老爹爹，她的媽媽早已故去了，她又沒有兄弟姊妹。他們的家境很貧寒，沒有什麼家私；住的是一所草房，可是很清潔的；每年租幾畝田種種；他們的田租以及一切的雜用，全仗着這養蠶出來的錢去補償的。父女兩個在這樣的境況之中，倒也足夠溫飽的了。」

「姊姊！那個姑娘一定是很可愛的呀。他們那里的風景也是很好的吧？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呢？」三弟攀着姊姊的脖子，很羨慕的問。

這時村後的山上，遍山是嫩綠的樹林與雜柴，間亦開着各色的野花；暖風拂來，花木都醉舞起來了。正是春山如笑！那些快樂的鳥兒，在這美麗的仙境裡，各自奏着各自的得意的曲調。只有那「爹爹苦」悲哀的哭着。

「是的，是的。」姊姊嘆了口氣，現出很悲愁的樣子，繼續的說，「據說有一年，他們自然是如往年一樣的養蠶。那年他們的蠶，不知怎的，長得特別的好。但是那年的桑價很貴。事正湊巧

### 爹爹苦

，當他們的蠶「大眠」之後，正要「旺食」的時候，就近的桑葉差不多都完了。而他們的本錢也用盡了。借貸又借貸不到。父女兩個，憂慮萬分。那個可憐的老爹爹在左思右想，一策莫展，迫不得已而生了偷竊之心了。於是趁黑夜，不讓他的姑娘知道，他就悄悄地出去偷竊去了。那年桑價既貴，有桑葉的主人，自然也要拿着傢伙，出來管看，以免被人偷去。這也許是命該如此！誰知當那個老爹爹正在攀着桑枝摘葉的當兒，那主人悄悄地來了。他把他捉住了。他是認識他的。那個可憐的老人向那主人跪着，百般哀求；可是，那個惡人毫不動哀憐之心，他一定要演這幕悲劇。他把那個可憐的老人殺害了；而且把他的頭割下，藏在桑葉筐裏；復盪滿了桑葉；然後親自挑到老人的家裏去。」

「姊姊！那個惡人也太殘忍了，實在可惡！我想那個姑娘還一定在家等她的爹爹哩！」手瞪着眼，很興奮的說。

「是的。」姊姊皺着眉，沉下臉，說，「那位姑娘還以為她爹爹出去買葉去了呢。她獨自坐在家裡等着，眼看着那可憐的蠶兒都昂着頭在求食。突然聽得有人挑着擔子，在敲門，說，「某姑娘，桑葉已經在這裡；你父親一會兒就到。」她一聽這聲音，就很高興的前去開門；看看桑葉已經來了，以為是爹爹買來的。爹爹在後面就來。就立刻把桑葉拿進房裏。但是，正當她把桑葉倒出來的時候，那個血淋淋的頭兒骨碌碌的隨着滾了出來。那姑娘一見是她爹爹的頭，頓然暈倒地上；過了一回，她醒過來了；可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是，不知怎地，她突然跳出後窗，變隻鳥兒，向那空中飛去了，嘴裡叫着「爹爹苦！爹爹苦！」

「所以，現在每當桑價要貴的年頭兒，她就悲啼起來，而在夜間越啼得悲慘，一直啼到蠶變了絲，而她的嘴也出了血爲止。現在，她是穿着白背心的，那就是她穿她爹爹的「素」。你們聽聽，她不是還在悲哭嗎？」

房中沉寔得非常可怕。我們只瞪着眼，張着嘴，呆呆的聽着，直到姊姊吻着三弟的頰兒，三弟心痛得哭了。

一九二八，五，一六，吉林

## 兩兄弟

——民間趣事——

愚 民

古時候，有兄弟兩人，一同出外旅行。

一天晚上，投宿某旅舍。閒談中，問旅館主人道：

——老板！你姓什麼？

老板搖搖頭，很神氣的說道：

——我嗎？我姓木子。

——啊，老板，你姓許嗎？

老板有些生氣了，蹬着足道：

——我說姓木子，你偏說我姓許，那麼由你說我是姓什麼吧。

兩兄弟見不是頭，啞口無言，臉紅紅的，多麼難過。

但是不久，他們又搭訕別的事，說說笑笑的毫不怪意了。繼而他倆見了老板娘，問訊之下，不免又問到她的姓了。

——老板娘，你貴姓？

她扯扯扭扭的應聲道：

——我嗎？三斗三升三斗七，斗七又斗三是我姓。

他倆捫不着頭腦，追問一句道：

——老板娘，你究竟姓甚麼？

民俗 第八十三期

她嬌嗔的道：

——不是已告訴給你知嗎？還用再問麼？

他倆啞口無言了。

這天晚上，他們兄弟倆翻三倒四的想，都想不出老板娘究竟是姓什麼。想到整晚上都沒有睡覺，——雖然，老板是姓「李」，已經想着了。翌晨起來，見一個人問老板娘道：

——石大嫂，有洗面水沒有？

他兄弟倆，登即堆滿笑容道：

——若是早知你是姓「石」，也不致害我兄弟翻三倒四的想了一晚，連眼都沒有合呢。

——早已告訴你們，誰叫你們這麼頑固，一點悟性都沒有？

——你說得這麼離奇，誰能猜測出來！

——呵哈！

——哈，哈！

(註)這是一九二九，九，廿七，覺民叔的哥子告訴我的。

## 瓊崖詞謠——十二時的兩種

黃 有 琚

甲種

子時鷄啼四方亂，  
枕上情人相分開；  
句句說聲「我沒掛」，  
堅耐心腸送出門！

○ ○ ○

丑時鷄啼聲第二，  
房裡兩人多慘悽；  
跨出門檻抹眼淚，  
鷄見我啼鷄都啼！

○ ○ ○

寅時快行天將光，  
分手兩人歸各村；  
「爾須返家記着吾，  
留放心情在我門」！

○ ○ ○

卯時日光升東邊，  
舉手上頭沒見他，

民 俗 第 八 十 三 期

房裡窺外看無見，  
想記情人偷偷啼！

○ ○ ○

辰時日上二竹竿，  
去人也掛留人悶！  
汝去掛吾我掛汝，  
都如割斷我腹腸！

○ ○ ○

已時日頭晏五更，  
無見情人我悶吓；  
扶枕上牀看無見——  
見得情人心總迷！！

○ ○ ○

午時日頭照中央，  
及此步來無步趨；  
他是誠實人家子，  
天生姻緣——來何遲！

○ ○ ○

未時日頭斜傾西，  
屈藏心裡那誰知！  
自怨在心苦在眼，



瓊崖謝藻——十二時的兩種

愁只在腹蹙在眉！！

○ ○ ○

申時日頭將落山，  
鳥叫猿啼心沒安，  
院前窗外看無見，  
單身鵲立唸他名。

○ ○ ○

酉時到來心悠悠，  
沒見情人同室棲，  
「來」「去」的話也難說，  
想記起來心總擾！

○ ○ ○

戌時二更沒見到，  
屈在心懷到此候，  
坐在床中與枕嘆！  
去時容易返時難！！

○ ○ ○

亥時日到盡夜多，  
爾我兩人都掛瀾！  
年幼青春歲二八，  
嚙咬竟如過邊山！？

民俗 第八十三期

乙種

寅時天色浸浸光，  
母鷄出埤嘔聲亂，  
含米粹粒飼子口——  
怎樣答恩母功勞!!

○ ○ ○

卯時日上雲掛山，  
黑鴉啣蟲過窻孔；  
你看了嗎你看麼?!  
觀那畜物勝過人！

○ ○ ○

辰時日升幾竹竿，  
移椅窻前坐下看，  
冊也怠翻書懶讀，  
淚點淋漓滿案桌!!

○ ○ ○

巳時是個早餐回，  
持筷捧碗口懶開；  
子在一方母一處，  
靈丹妙藥食難肥！

○ ○ ○

瓊崖詩話——十二時的兩種

午時發來書一章，  
汗水紛落淚兼流；  
記着我母憂與掛！  
文章失迷在此層。

○ ○ ○

未時日落傾西方，  
誰晉得着那駒光？  
誰知我母那裡去？  
不知我母飢與寒！！

○ ○ ○

申時日落西山嶺，  
有句聲傳沒句聲？  
我有句聲無處寄！  
只看浮雲困愁城！！

○ ○ ○

酉時日落織女音，  
思也傷情看傷心！  
四方漫行人去了，  
鳥都結群歸山林。

○ ○ ○

戌時城樓打三更，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閑坐觀月玩衆星，  
天上牛郎與織女，  
玩賞嫦娥陪過夜。

○ ○ ○

亥時是個夜中間，  
四書屬眼實難看；  
睡在床上怨夜短！  
眼望四書嘆夜長！！

○ ○ ○

子時浮雲掛蒼天，  
四方無人我獨身！  
坐聽人言人沒言！  
臥聽鷄啼雞無啼！

○ ○ ○

丑時鷄啼佈四方，  
睡在床上人多夢，  
離別鄉村做旅客，  
記憶枕床知心人！

## 瓊崖童歌二首

黃有琚

我做首歌給你猜：

你猜隻船幾多釘？

你猜條溪幾多曲？

你猜隻魚幾多鱗？

你猜那村幾多屋？

你猜間屋幾多人？

○ ○ ○

你做首詩我就猜：

我只猜船沒猜釘，

我只猜溪沒猜曲，

我只猜魚沒猜鱗，

我只猜村沒猜屋，

我只猜屋沒猜人。

(其二)

我做首詩給你對：

何味生甜何子酸？

何果皮青腹裡白？

何果皮紅腹裡黃？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何樹出土葉沒青？

何樹升高沒分枝？

何樹生花沒結子？

何子落土沒出芽？

○ ○ ○

你做首詩我就對：

桃子味甜梅子酸，

棉果皮青腹裡白，

桔子皮紅腹裡黃，

甘蔗出土葉沒青，

檳榔生高沒分枝，

香樹生花沒結子，

芭蕉落土沒出芽。

六月廿五日寫於中大宿舍

## 淮安農諺

葉德均

黃河南北，早種蕎麥。

註：黃河是天上的一條白痕，俗稱是天上的河。在七八月出現的，是一頭向南，一頭向北。

黃河東西，早辦寒衣。

註：在八九月出現的，一頭向東，一頭向西。

黃河撮角，鷄頭菱角。

註：在八月半前後出現的，成斜形。鷄頭菱是食物。

以上三則，皆是說某時到了，應早辦某事，及其時應有什麼東西。

上角多風雨，下角廣種田，月口刀兵動，月後是荒年。

註：這是在正月初七八看天上的七星在月亮上下前後的位置，以占定一年的風，雨，兇，吉。

七定，八看，九穿星。

註：同上，是說初七位置方定，初八看，初九就沒有了。

男跌陰，女跌晴。

註：陰雨時，如遇見跌倒的人，若是男子以後還繼續陰，女子就晴了。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早哇陰，晚哇晴，中哇雨淋淋。

註：「哇」是烏叫的聲音，牠名叫「魚哇子」，是說從牠叫的時候，占定晴雨。

三月三，凍的把眼翻。

註：說雖三月初三有時還冷。

三月三，路上行人把衣就。

註：說暖的情形。

正月雷，遍地賊。

二月雷，狗噉白米堆。

註：是說這年是豐年。「噉」是吃的意思。

雷打三十晚，必定要造反。

註：「三十晚」是除夕日。

清明要晴，穀雨要陰。

清明前，種花園；清明後，種蠶豆。

十月中，梳頭吃飯功。

註：十月半前後是一年最短的日子，只够婦女們梳頭吃飯的功夫(即時間)。

八月初一雁開，百雁頭上帶霜來。

註：雁來時，就有霜了。

久晴必有久陰。

霜前冷，雪後寒。



年怕中秋，月怕半。

註：年過了中秋，月過了十五，以後就快了。

六月初三下場雨，涼風抽抽刮到秋。

註：是說六月初三下雨，以後就不暖了，「抽抽」是風刮的人很好過。

重陽無雨望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東虹日頭，西虹雨，南虹北虹賣兒女。

註：這是看虹的方向來占定陰，晴，兇，吉。

過了冬，長一蔥；過了年，長一田。

註：冬天白日很短，但過了冬至就較長些，過了年又長些。「蔥」，「田」是形容長的多少。

時裏西風時裏雨。

註：「時」是在夏至的前或後兩三天起，叫做交時；頭時三天，二時五天，三時七天，浪蕩時半個月，共一個月。在這一個月裏——即時裏——如刮西風，必定很容易下雨。

頭時不打鼓，浪蕩時裏淹的苦。

註：頭時裏不打雷，浪蕩時裏雨定很多。

時伏天，烏鴉濕半邊。

註：「時」裏與「伏」中的雨，雖同一地方能甲處有而乙處沒有；所以一個烏鴉也只半邊被雨淋濕。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三時盡，知了鳴。

旱年多雨意。

註：是說乾旱的時候要下雨的形勢很多，但不待落下雨來。

不分不暖，不分不冷。

註：是說不到春分是不會暖的，不到秋分也不會冷的。

一場秋雨一場涼。

註：說秋天下一次雨涼一次。

白露身不露。

晴冬道過年。

註：冬天晴的日子多，過年的時候雨雪必定很多。

## 「關於命名的信仰」

黃有琚

靈鳳先生：

在文學週報第七卷合刊裡，讀過清水先生和江紹原先生的通訊——命名的信仰一文；使素性喜歡閱讀民俗書籍的我，大受興奮心所衝動，乃復翻閱民俗週刊第九期關於命名迷信的一封信；我極佩服清水先生對於民俗學的重大貢獻和功勳。同時聯想起我鄉文昌的民間風俗也有同樣的「命名的信仰」的習俗，現在就我心裡所記憶得的抄寫出來寄給先生看看。——倘有採錄的價值，請將這封信在民俗上發表，以供嗜欲民俗學的先生們研究。

命名的信仰第十七例：「多生女孩，得不到男孩來承宗繼祖的」，文昌民間也同樣以期求男孩為用意，多命他們的女兒名為「呵舅」和「舅隨」等。猶可注意的，文昌民間有一種俗諺：以為女子初生孩兒，如繼續的共生四個女孩以後，則終身將沒有男兒的徵兆；所以愈加使一般人家懷着非常恐忌。但這種俗諺效驗與否，我尙未能找到確鑿證據。

其次，清水先生在命名的信仰裡，祇列至十八條例。只是我鄉文昌尙有因為女兒的多病難養，乃依卜筮先生的推算，借別姓為命名的一例。其這種命名的原因：就以為孩兒命薄或比較常見

民 俗 第八十三期

貴重，非有二姓以上的人家共養，必致夭傷；他們乃找認別姓人的妻母爲「記媽」；於是這些孩兒們的命名就叫做某姓的養兒。如「何養」「周留」「何清」「林書」(文昌方言，書和養同音，故得名。)——等。這的我以爲在十八條的「命名的信仰」裡，可增加一例爲十九例。先生意爲可否？並請教清水先生。

此外關於民間醫葯衛生學的智慧，文昌亦有；等於暇時再述。

十八年九月十日

##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

鍾 敬 文

元胎吾兄：

惠教，久缺報音，至深歉然！

弟上學期，因兼任高商與浙大兩校功課，弄得手忙腳亂，不特不能多讀書做文，連朋友閱書函往返，亦以疏缺獲罪不淺矣。今之言此，非敢希圖辯解掩飾，特藉以章吾過失而已。

半年來民俗學會，頗有再接再厲之勢，別人對此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呢，只有歡慰喜悅，並虔心祝其長成而已！

兩三月前，因劉大白先生的高興，我們曾在此間的民國日報，附出一種「民俗周刊」，由我與南揚兄負責編輯。前後共出了九期。嗣以南揚兄回家去，我又搬居到西湖上的莊子中居住，力薄機滯，因之便停了刊。當將停刊時，適韻剛兄從北方歸來，我語以此事，彼堅勸我勿爾；但我終於不能聽從。此日思之，頗有些漸恨。蓋該刊雖只出了幾期，然已頗引動了三數同志的響應，一旦消殞，寧非可惜麼？如有機緣，弟或一再作馮婦，亦未可知也。

尊著「迷信與傳說」一冊已收到。一時雖未能詳細閱讀全書

，但這樣一冊在課餘偷閒寫成的新作，擺放到我的當前時，我不免深深感到羞愧與感謝。即使你的述作是沒有多大成功的，但努力與熱忱，已先够令人欽佩了，何況用的方法既不錯，而讀書之勤，愛真之切，又非一般浮薄者所可擬。似此，則你的此作，雖儘有欠滿的地方，但相當的成功是決不會短少的。待些時日，弟當細心披讀一過。如有所見，自須不隱諱地盡以告兄也。

弟暑假中，因住在西湖上，讀書游山之暇，頗涉筆寫點小品。前後合計，共得四萬餘字，已編成一冊，日間已寄滬印刷。將來出書，自當呈奉。又彙集一年來，漫游福州，蘇州，金陵，太湖，莫干山等處紀述文字作一集，名「游草一束」，亦擬即付刊。弟年來頗想向散文(Essay)盡點力；但才短學疏，恐不易有些微成就也。最近已出版的，有「西湖漫拾」一冊，待另郵寄奉。

弟舊日所編著民間文藝書稿，尚有「兩廣地方傳說集」一部未付刊。這書專收錄關於兩廣各地種種自然物和人造物的傳說，和通常材料渾和的神話傳說結集，有些異樣。吾會出版叢書中，以歌謠爲多，散文的傳說神話比較少。此集如能印，當即寄上。(書的前面，有顏剛兄一序，是去年我將來杭時寫的了。)又弟有一部「鞏歌集」稿，久稽留北大研究所中。倘吾會有錢印行，亦擬取回付刊。弟去年所著「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一文，本爲中央語言歷史學研究所作的；嗣以別故未交去。來杭以後，適友人汪

###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

觀泉君爲「大江月刊」向我徵稿，催討甚急，即舉以付之。發表後，承沈雁冰先生致函商榷，弟有所答覆；然未揭揚也。合全文及商討文字，約兩萬五六千字。此稿亦可交吾會單本印行，倘果需要的話。

我於漁洋山人詩，嗜之近十載。（所謂「十年池北供心香，今日披圖意黯傷；零落舊詞愁憶得，斷蟬斜日笛聲涼」的詩，你尙記得否？）對於這位曾經風靡一時詩人兼詩論家，近來很想費些工夫，把他研究一下；將所得結果奉呈世人，使明白所謂「神韻派」者究竟是何物。但他老先生一生所編撰詩文集雜著等不下數十種，其中除「漁洋精華錄」，「帶經堂詩話」，「漁洋山人文畧」，「蠶尾集」，以及「唐賢三昧集」，「十種唐詩選」，「唐人絕句選」，「古詩選」，「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子亭雜錄」等較爲通行易得外，其彙集不完備的叢刻，如「漁洋山人著述」三十八種，就頗不很容易找到了。況有些連書名都很少人能舉出的呢？搜集他的著作，已是這樣不易；一一研讀起來，需時間精力，更非短淺。而他個人的作品外，別人有關於他的記載批評的書，也不能不一並檢讀。似此巨工，真有些使我搔首踟躇了。但我不能忘情他，在一二年內，如果心境無大轉變，終要完成這個工作的。我希望在收集材料上，你能給予我很大的幫助！回憶曩日在校時，諸友皆以「神韻」一詞戲謔我，將來萬一書成

，恐永將以此語爲我的代名詞矣。一笑。

上段說到漁洋，我們平常只曉得他是詩人，詩論家，（其實，他先生的散文，也寫得十分清雋幽麗，我叫它做「詩人之文」。）其實，他也是一位和我們一樣愛好民間文藝的。他自己做的竹枝詞之類的作品，往往有風謠的情趣。乘記憶之便，錄出兩首於下：

錦官城東內江流，錦官城西外江流；直到江陽復相見，  
靈時小別不須愁。（江陽竹枝）

家住茱萸灣復灣，年年三月上茅山；白沙江邊吹笛去，  
赤山湖上賽神還。（茅山進香曲）

對於竹枝詞這種民歌的體裁，他在「詩學答問」及「池北偶談」中都曾說到，其見解是很正確的。又「池北偶談」中對於南方歌王劉三妹的故事，記述得很詳細。關於吳再渠所編「粵風續九」的介紹並標舉出其中的佳句，並見「池北偶談」和「漁洋詩話」二書中。（據王氏所引語句看來，我疑所謂「粵風續九」者，與李調元氏彙刻的「粵風」爲同物。究竟二書因緣如何，俟有空時詳細查考一下。）他這種行爲，別人見了，也許要懷疑；其實，在我們看去是很自然。他評詩主「神韻」，因而做詩的方法，便注重「興會」。王士源謂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興而就」，這便是一句他「生平服膺」之言。觀他自己的話說：「大抵古人詩畫



###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

，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民歌是民間情緒最迫切自然的表現，在藝術上儘有粗疏鄙野的缺失，但在內容則多數是真實的。以漁洋之注重興會，而能欣賞民間真情流沛的歌曲，在道理上是很自然的呢。

弟本學期，在浙大文理學院專任教職，課務頗清簡，很希冀自己能够多用些工夫。

韻剛，莘田，丁山，式湘，紹孟，相繼去粵，不但文酒談笑，無復往日之盛，想兄欲商一事，交一語，亦很有過人不易之嘆矣！回首北園之集，珠江之泛，彷彿如數十年前經歷，江南嶺表，我正合兄有同感呢！

紹孟此次，真交了人生至大的逆運！莫干山上，黃浦灘邊，輾轉病床，垂及數月，而終於抱恙西歸，生死莫卜。眷好如我輩，對之能更作何語耶！我到山中及滬上去看他，臨別時，都悽愴欲絕，雖欲不作兒女心腸不可得也。式湘已於前月底自閩到滬，來信說將於最短期間內放洋，也許此時已成行矣。

清水君，幾度來教，我沒答覆，真是抱歉之至！去年年底，因憶起了他，一時情緒不能平靜，便信筆寫一篇懷念他的小文。後來編入拙著西湖漫拾中，現該書已出版，他不久當可以見到，那時或可以稍寬我的罪戾也。他年來對於民俗的盡力，自然不免十分欽遲；至對於我個人期望，眷注，鼓勵之情，尤使我心感不

是 俗 錄六十三期

靈矣！他曾寄示他鄉先輩「邵謁詩集」一冊給我，要我說幾句話。我直到現在還沒有動過筆。聽說你和顏剛都寫過一些，那末，我想自己可以不必多費了，反正說也說不出什麼好話來的。不過，我讀了那些詩之後，頗觸到詩歌表現法的具象與否問題。用一句不客氣的話，集中有些只用抽象的議論寫成的：我們實不敢說它是詩，(或好詩)但也不能一概論，如：

我心如藥苦，

他見如薺甘；

火未到身者，(「未」字集中該作「來」，今據「全唐詩」校正。)

痛楚難共讀。

雖然也是抽象的敘述，但若有相當入世經驗的人，詠之便不免受到感動了。所以抽象與否，是不能絕對地用以區分詩歌的價值的。集中亦有些我個人認為滿意的詩，但在此不想細論了。又按此集不說明從何覆刊的，以我看，大約是輯錄自全唐詩的吧。集中除了最末那首鬼詩外，其它都和全唐詩所有的一模一樣，也不多也不少，連前後的位置都未變更。全唐詩於名下有一行小傳，大約是後所附傳相近，不過十分簡略吧了。其文云：

邵謁，韶州，翁源縣人。少爲縣吏，令怒，逐去。遂截髮著門，發憤讀書。工古調。釋褐赴官，不知所往。詩一卷。

###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

因為怕清水君掛念着，特畧提於此，或藉你之力，間接地使他能够看到。

前月寓居西湖上南山路的一家別墅中，看山聽水，樂趣亦復不少。環境既富於詩趣，於是自然不免有所胡謔。茲錄出一些，使你及舊日友好讀之，窺見我心境的大畧。至是詩與否，或精工拙劣，未暇以爲念也。

不管長閒與暫閒，病軀得所便儉安。可人花竹當庭秀，更有娟娟戶外山。

名湖勝處在巖阿，南北峯岡野趣多。踏遍煙霞與天竺，慚無詩詠到松蘿。

看窮堤樹千重碧，賞盡雲峯幾疊青；更愛清宵孤棹去，湖煙湖月蕩西冷。

迢迢歸夢斷南州，客裏韶華逐水流。誤向尊前談食事，嫩蕓新筍動鄉愁。

曾約西湖買屋居，青燈黃卷共三餘。如今占得南山宅，空向秋風怨碧蕩。（憶寄萍二首）

魚鴻消息久沉浮，回首前歡一夢悠。幾欲扁舟凌海去，蒼茫何處是炎洲？

故鄉丘壑最知名，才慧天鍾誤此生。勞向荒村陪伴我，聽風聽雨不勝情！（贈蓬君）

民俗 第八十三期

山林一榻寄棲遲，靜境幽閒與俗遺。世亂敢爲林野客  
青峯相對暫哦詩。（寄紹孟二首）

山居音問斷來多，病渴文園近若何？但祝乘風早西去  
有人心事急春波。

枉向天涯弔擺崙，才人飄泊古難論。紅櫻落盡竈聲斷  
故國歸來酒一尊。（孤山弔曼殊二首）

西湖到死未忘情，三尺幽墳近小青。花影絮痕心事別  
春風秋雨夢耶醒？

題封寸影寄迢迢，離恨難并逐去潮。誰解此時心境苦  
西風暮雨自瀟瀟。（寄小影二首）

香江燈影記分明，一別茫茫歲月更。休向楮邊嘆肥瘦  
縱然薄福尚偷生！

元胎兄，你讀後，或不免爲我薄感一陣淒傷也。我近年歷盡哀愁之境，邇來極想強力自拔，然偶爾地彈出哀調，亦勢所不能禁也。

本學期，有弟在此間教過的商校的同學萬紹章君，到中大文科去念書。他臨行時，來詢我關於中大一切情形及要我給他介紹一些可資顧問的先生。我一時腦子不清楚，忘記提起你。不知他這學期，有選修你「中國哲學史」的功課否？若有，望你有機會，不妨特別加以指示一下，不但關於你個人功課的；其他一切，亦深

別來無恙的一封信

望教導也。特此拜託。

「關於民俗」與「爲西湖博覽會一部份的出品寫幾句話」兩個短論，是弟百忙中給此間的「民俗周刊」作的，「民俗」如有餘幅，很可覆載一下，因爲此間的周刊，外邊不易見到也。年來許多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都來信責我當再爲民俗努力，爲民俗撰稿。這兩篇小東西登出去，算是暫以塞責吧。

此次，這里西湖博覽會教育館出品中，關於民間文學的材料很多，各校收集的神話，童話，故事，歌謠等，凡二三十冊。弟本被聘爲該部的審查員及研究員；但因爲時間腦力有限，不能認真去研究一下，殊爲可惜！弟現在擬設法把那些東西扣留起來，以歸之我們民俗學會。若成功，則裨益於民俗運動前程正不少呢！

吾兄日來功課忙碌否？兄教學有年，想駕輕就熟，固無須多費神力也。

如有佳興，惠我清音！

仲琴，載陽，徑三，朝陽，樸山，應麒，萬章，樹槐及諸同學，均此致意問安！

弟鍾敬文。

九月廿五日于杭州，浙大。

諸位讀了這封信後，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鍾敬文先生將「民間文藝叢話次集」及「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兩種近著寄本會刊印。肇祖附記。

民俗學會叢書又新出一種

## 迷信與傳說

該書為民俗學會主席容肇祖君所著。全書二百七十餘頁，內容甚為豐富，論述古代占卜源流，頗能攷據明瞭，詳其變化；其他各篇，論列尤為詳盡。欲研究歷代迷信之事實與傳說之變遷者，當以先睹為快也。

全一厚冊，實價五角。發售處，本校售書處。代售處：廣州市昌興街志讀書社。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廣州志讀書社，共和書局

上海開明書店，北新書局

北平景山書社，北京書局

印刷者：廣州市惠愛東路文化印刷公司

本 刊 價 目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元八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元八角	
國 外	六 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六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外 省	二 分	五十二分	一元四分	
國 外	四 分	一元四分	二元八分	

## 民俗學會徵求叢書稿件啟事

本會出版叢書，已有三十種，綆短汲深，深懼無以副讀者之雅望。茲特為提倡民俗學的著作及譯述起見，特定叢書投稿條例如下：——

1. 研究民俗學而確有心得的著作，及外國名著的譯述，投稿本會，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予以金錢的報酬，每千字由一元至五元。受酬後版權永歸本會。（本學年內稿費以一千元為限，額滿後寄到者，劃入下年支取，不願者仍得索回原件。）
2. 搜集材料的著作，經本會審查認為合格者，初版印一千本，即給回本書五十本。再版時，再與原著者磋商報酬。
3.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請加新式標點。審查不及格後需退還者，亦望自行聲明。
4. 投寄之稿，本會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5.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敘明。
6. 投稿請寄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收。